

金瓶

第三部

张
扬



● 张 扬 著 花城出版社

金 箔

第三部

封面设计 张 扬
封面题字 康 濯

金 箔

(第三部)

张 扬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16.875印张 1插页 330,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580册

书号 10261·880 定价 3.60元

内 容 提 要

作家张扬以《第二次握手》蜚声文坛，《金箔》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本书以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主线，通过对一群成就卓绝、功勋昭著的高级知识分子、将军元帅坎坷命运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历史地回顾了中国革命事业数十年艰难曲折的进程，用令人信服的艺术形象揭露与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全书约一百一十万字，共分三部。

第三部是全书总高潮。错综复杂、你死我活的大搏斗达到了白热化。钟毅将军到上海视察而被绑架，因林家父子“选美”而沦为玩物的肖洁拼死救出他，钟毅赶回北京主持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卫星上了天，为此作出卓越贡献的“全能科学家”傅鹤却在林彪、“四人帮”合谋制造的飞机坠毁事件中惨死。钟毅闯进监狱去救女教授卓玛，他这位少年时代的情侣却已濒危，并终于死在他怀中。悲愤之极，钟毅拔枪射击前来逮捕他的仇敌，第一枪便击穿林彪手令……

九年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下，钟毅将军终于平反出狱，与回国访问的美籍著名女科学家许杏侠重逢……

作品保持并发展了《第二次握手》的艺术特色，以人物的命运遭遇推动故事的发展，情节一波三折，悬念迭起，扣人心弦。

目 录

第十卷

第二十八章	亡命羊城·····	2
	“鲁滨逊”·····	7
	天涯沦落人·····	16
	通向“天堂”·····	25
第二十九章	不速之客·····	38
	他乡遇“故知”·····	47
	“国耻”·····	62
	“天问”·····	72

第十一卷

第三十章	参谋长办公会议·····	90
	敌我双方·····	102
	“克癌L”室之谜（上）·····	112
	“克癌L”室之谜（下）·····	123
第三十一章	杀人信号·····	128
	堕楼人·····	133
	起死回生·····	139
第三十二章	机遇，机遇！·····	146

	“马拉松”电话	155
	痴顽老头	161
	“妖人，妖人！”	164
第三十三章	“论证会”结束	170
	“下油锅”之前	180
	将军的一夜	187
	最后触及谜底	194
	“背水一战”	202
	徽宁路事件	216

第十二卷

第三十四章	“阶下囚”	224
	地狱中	233
	“贱货”	241
	“琵琶行”	248
第三十五章	关键时刻	260
	“贾午私窥”	268
	“白虎节堂”	277
	甲级电话	283
	“叛徒败类”	291
第三十六章	“立竿见影”	298
	越狱	304
	囚徒和看守	308
	最后的猎物	319

复仇女神.....	325
-----------	-----

第十三卷

第三十七章	“林副部长”.....	334
	黄金论述.....	342
	兽窟、魔窟、赌窟	352
第三十八章	“零九零零.....”.....	366
	拂晓之前起飞	374
	女工程师的视野	382
	趋近“零点”	392
第三十九章	“金入于猛火”.....	406
	碧落黄泉.....	413
	敢有歌吟动地哀	422

第十四卷

第四十章	落霞满天.....	434
	欢聚之后.....	445
	心伤	450
第四十一章	告别音乐会	464
	奇迹	473
第四十二章	当阳光重新普照	478
	刻在心上的密码	486
第四十三章	神州故国游（上）	496
	神州故国游（下）	507

第四十四章	中南海的瞭望	516
	青春作伴	524
后记		533

第十卷

第二十八章

亡命羊城

“鲁滨逊”

天涯沦落人

通向“天堂”

亡命羊城

许君箴夫妇被安排在一节软卧厢内，顾参谋与他同住一个包厢。顾参谋名叫顾英元，现年三十五岁，在十七院科技部工作时便是钟毅的老部下，与丁武、金震亚也都是老相识。这次，他充当九九三九七次军列负责人，运送一批器材去七十七基地。一路绿灯。列车从十一基地出发，沿京广线南下，到达通往七十七基地的铁路专线上那个小站“江山庙”，仅行驶了十小时。在“江山庙”停车加煤加水时，顾英元让许君箴夫妇换上不显眼的灰旧呢大衣，趁着南方冬季的茫茫雨雾下了车。顾英元按照原来部署，派干事鲁顺昌换乘京广线列车护送老音乐家夫妇继续南下。鲁顺昌身着军装，陪同许君箴夫妇先登上一列普通客车，再改乘另一列直达快车，在长沙又换乘自北京至广州的特别快车并安抵终点站。鲁顺昌安排许君箴夫妇暂居于国防科学院在广州近郊的一个物资站内，叮嘱他俩万不可露面，然后，他跑去找丁武在省百货采购供应站当货栈主任的堂弟司徒鸣皋。

油滑、刁钻和善于拍胸脯讲义气的司徒鸣皋这时除货栈主任外，另加了一顶“省百货采购供应站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乌纱帽，算是勉强爬进了“县团级”那个圈圈。随着各级党组织恢复活动和“一元化领导”的推行，他最近又兼任了货栈党支部书记和省百货采供站党总支委员。司徒鸣皋是二十年前在故乡番禺参加解放军的。尽管他没有打过一仗，没放过一枪，但“参加革命”终归是从那一天算起的。以后又入了党，提了干，“大跃进”之后以“支援

地方”为名与大批军官一起转业，在商业系统当上一名供销科副科长。他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油腔滑调、见风使舵乃至无孔不入、翻云覆雨的本领和习性，便是在这个岗位上形成的。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那些坐直升飞机往上爬的新贵使司徒鸣皋目不暇接而又妒火如炽。他开始深思熟虑，寻觅自己革命二十年才混上个“弼马温”的原因并终于省悟到，自己在经济、政治两方面都因循守旧，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所以也就没有“一本万利”的收获。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已经觉察到自己在变得庸俗、势利和狡猾，但他又时刻不忘告诫自己万万不可变得更坏，切勿堕落成反革命分子、政治野心家和贪污盗窃犯，否则等待他的便只是监狱或刑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才使他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现在搞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或曰“革我们过去革过命的命”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被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等待着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政治野心家和贪污盗窃犯的不再是监狱和刑场，而是“党票”、钞票、乌纱帽、荣华富贵和飞黄腾达，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称号。

司徒鸣皋终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他能怎么捞就怎么捞，捞得愈多便愈好！他的站革委会副主任和党内的两项职务，便都是这样“捞”来的，可惜所“捞”无几。不是吗？职务上只爬了那么半级，经济上则除了马屁精和哥儿们给塞了些财礼外一无所有。这种“社会主义”究竟有他妈的什么“优越性”？！连他这“革命二十年”的老干部都恨不得要“揭竿而起”了！于是，不久前他开始考虑一种雄心勃勃和铤而走险的计划。他在站党总支和站革委会中分管人事、保卫，这给他实现自己的计划最大限度地提供了方便。

鲁顺昌到达广州之时，也正是司徒鸣皋那番“计划”刚刚谋划

成熟之际。省百货采购供应站革委会副主任兼货栈主任立刻把鲁顺昌拉到一家酒楼上，要了一处雅座，叫来满桌酒菜。鲁干事以前常代表部队来广东购买大宗货物，其中一部分是来自海外的物资，他就是因此才通过丁武介绍而与司徒鸣皋认识的。这些交易与国防科研直接有关，有时能从中窥伺或推算出某些重大事件的内容、规模、时间、地点、仪器设备精度、试验等级、涉及的地域、投入部队的军兵种和人数等等。司徒主任在部队呆过，对此道略有所知；可是直到今天他才意识到这是一种重要情报，而把这种情报卖给某些人物是可以获得高额报酬的。为什么迟至如今才意识到这种一加一等于二般简单的真理呢？真是“懵懂一世，聪明一时”啊！

鲁顺昌重到广州，很可能是为某一次重大试验来搞后勤保证的，这就尤其值得认真掏一掏了！而此中第一着便是要灌醉他……

“不行不行！”可鲁顺昌刚啜了一小口便连忙捂住杯口，“我还有正事要谈呢……”

“喝吧，喝吧！喝够了再谈！我奉陪到底，酒不多，你我干完这瓶‘泸州老窖’完事！”司徒鸣皋殷勤地劝道，“什么正事？还不是买货！喝完了再谈吧，银行划拨，钱货两清，如此而已！”

“不不！这次不是来购货的——”鲁顺昌摇摇头，觑觑四周。

“好吧，你就一边喝一边说吧！”货栈主任给军官敬上一条鸡腿，自己也端起满满一杯“泸州老窖”。

“说起来，还是你那位堂兄给指引的道儿。丁武说可以找你们司徒家的人帮忙，说司徒们有行侠仗义的家风……”

“那是不假！”货栈主任小心翼翼啜半口酒，竖起耳朵。

“司徒家人多，广州、番禺和其他市县都有。丁武一下子介绍了七个司徒，但其中我只认识你，不仅认识，也算得上朋友了；

所以，我首先找你……”

“那敢情好，多承关照！”司徒鸣皋不禁疑惑起来，放下酒杯，停下筷子，“不过，到底是桩什么事啊？”

这个酒家的所谓雅座，又称“火车座”，即中间横置一长方形酒案，隔案摆两张长靠椅，每组座席之间用木板屏风隔开。现在，穿军服的这位脱掉军帽，往后捋捋头发，将上身往前一探，用筷子在空气中画着圈圈点点，轻言慢语道：“丁武和北京其他几位老同志，求你帮个忙；我这次就是特地为此事来广州的……”

“好说，好说！”司徒主任连连点头，“休说弟兄之间手足情深，即使朋友同志之间也义不容辞！有事老弟你尽管说，我当尽力而为。”司徒鸣皋去北京出差或游玩，大都住在丁武的招待所里，每次都住上极好的房间，享受极好的款待，收费却低廉，有时索性免费。此外，几十年来他俩还有其他许多密切关系，比方当年解放军打到广东，说服鸣皋参军的便是丁武；后来鸣皋入党、提干、定级、成家、转业，也都得力于丁武在广东的老战友、老首长们不少。所以，如果丁武今日确实有事，他司徒鸣皋也理应“义不容辞”的。可当他听到许君箴这个名字时，仍然禁不住浑身一震，差点连筷子都掉了！

“唉呀——许君箴，还有他老婆？！这么大名鼎鼎的人物，你是说，由我把他们藏起来？这、这能行得通么？”货栈主任目瞪口呆，连嘴里剩下的半块熏鱼都顾不上嚼碎并咽下去了，鼓鼓囊囊的面颊中发出一串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声音，“连我这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老粗都知道他，全中国、全世界知道他的人该有多少？认识他的人又有多少？万一露馅，我自己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可他们老两口子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

然而，当他听说许君箴夫妇有一万六千元生活费可供他安排

用度时，心眼便活动起来。好家伙——一万六千元，这可是整整一万六千元呀！他司徒鸣皋“革命二十年”，可在睡梦中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能拥有这么一笔巨款啊！

现在不仅是“想到”，甚至已经看到、摸到了！命运这玩艺，真是不可思议呀！……

“喏，款子全在这里面。”鲁顺昌从随身的大军用帆布挎包中取出一只较小的、色泽晦暗的塑料手提包，摆在酒案上往司徒鸣皋眼前推推，“依我看，你也不必太担心。广东与海外接触多，人烟稠密，各色人等纷杂，番禺又是个大县，许教授夫妇在那里住住不甚显眼；在一户住上一两个月再换一户，或者索性昼伏夜出，或者在瓜棚、渔船里躲上一阵，这么混上个半年八月的，至多不过一两年吧，落实政策时机一到，他俩便可以回北京了。文化大革命不能老这么搞下去啊……另外，据我所知，把许君箴定为敌我矛盾，周总理还不知道呢！有人正在设法直接向总理反映情况。总理是了解许君箴的，几十年来一直对许君箴极为器重。一旦总理出面干预，事态便会根本改观。你司徒鸣皋做了好事，救过一个音乐大师，世人是不会忘掉你的！今后几百年、几千年的音乐史在介绍许君箴教授时都要给你挂上几笔。退一万步说，”鲁顺昌拍拍胸脯，红着脸膛，压低嗓门，“倘若周总理直接干预，事态很快发生转机，我从北京回来接许教授夫妇，那么，我敢担保：这笔款子不管剩余多少，统统归你，一分钱也不往回拿。此外，许教授如果工资解冻，他也会再拿出个万儿八千的……如果你不信，我可以马上给你写张亲笔字据，盖上私章，情愿承担一切法律和道义责任！”说着，鲁顺昌便到军用挎包中翻寻笔记本、印章，在军服的左胸兜中抽取钢笔。

“哪里哪里，老弟太见外、太见外了！”司徒鸣皋往四周扫了

一眼，探出双手一把抓过那只沉甸甸、硬邦邦的塑胶皮手提包，顺便往自己随身的提袋中一塞，翘起右手大拇指，红着眼，喷着酒气，灵活地转动着舌头叫道，“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兄经济不裕，弟所素知，所以，这笔钱我可就取之有愧了！但是，取之于斯，用之于斯，决不会做半点对不起许老夫妇，对不起吾兄丁武，对不起你顺昌老弟，对不起天理良心之事！许教授夫妇的安全，你们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

“鲁 滨 逊”

尽管是在广州，今年冬季眼下这一阵子却也强迫许多人穿上了棉衣或大衣；所以，许君箴夫妇用帽子、头巾、围巾、旧呢大衣和口罩把全身捂得严严实实，在遭到寒流侵袭的羊城倒也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他们就这样乘坐长途客运汽车，仍然带着一只小手提箱和一只旅行袋安抵番禺。一万六千元巨款已由鲁顺昌移交给司徒鸣皋，这使音乐大师和他的老伴大大放了心；不然，由他俩携带那么一大笔钱，老提心吊胆的，俨如揣着一颗定时炸弹。

许君箴夫妇没有在县城停留，便登上一辆三轮小卡车，司徒鸣皋陪同许君箴夫妇呆在带篷的车厢里。三轮卡车沿着公路往南方奔驰了十几里，在一个偏僻小村停住，待三位乘客下车后又开走了。货栈主任领着音乐家夫妇在一户农家吃了午饭，休息了一阵，又吃晚饭，然后趁着冬夜早降的黄昏在密密麻麻的树丛掩护下朝河汊走去。一只装有汽油机推进器的小木船代替了三轮小卡车，由一个黑瘦汉子驾驶，载着司徒鸣皋和两名逃亡者朝黑

夜里水天茫茫之处疾驰。

珠江三角洲大小河道密布。即使在大白天，许君箴也会被搅得晕头转向，而在夜晚，在浩浩荡荡的江面上，他就更辨不清南北东西了。透过船篷孔隙偶然可以瞥见远处水面上闪闪烁烁的航标灯、渔火和显然是从沿岸村落隐约透出的灯光。倘若没有司徒鸣皋呆在身旁，许君箴在这种境遇中肯定会感到六神无主、惶恐不安的。四天前，货栈主任随鲁顺昌到物资站看望许君箴夫妇。交谈之余，才发现鸦片战争时期救过许君箴祖父的番禺望族司徒深贤，原来是鸣皋的高祖父！货栈主任当即拍拍鲁顺昌的肩膀说：“你就放心吧！你我本来相交非浅，加之丁武与我乃手足之情，现在再加上司徒与许家的百年泪血情谊，我就更加义不容辞了！”他又对许君箴、史蓝抱拳作揖，粗着嗓门喊道，“无论从年龄还是从世系上说，二老都比我起码长了一辈，我当以亲长视之！我甘以我夫妻二人并四个儿女和一位年逾古稀之老父的全部身家性命作抵，绝对担保你们二老安全无恙、稳度难关。”

话虽如此说，但眼下风声愈趋紧张，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加以部署，一俟春节过后便要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党内已经作了传达，”司徒鸣皋神情严峻地解释说，“这次运动来势将如暴风骤雨，要狠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一打三反’，关键在于‘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许教授夫妇仓皇潜离北京，虽系事出有因，迫不得已，但一旦被抓回去，恐怕便不由分说了！万一赶在这风头上给判个死刑——那就弄巧成拙了。”司徒鸣皋清清嗓子，舔舔嘴唇，加重语气道，“不错，顺昌同志说了，北京有的老同志打算直接向总理反映情况；这个办法行得通固然好，万一行不通呢？反正都不是外人，我倒想说句老实话：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总理保过那么多人，到头来哪个被他

保住了?! 远的不说，就说眼前的许老吧，周总理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就提出过要保，要保，可今天怎么‘保’到这里来了？据说许老定性定案是‘路办’批的；虽说路岐在政治局中排座次还在周恩来之后，但每个明眼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路岐实际上远比周恩来受宠。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即令得知了情况，即令直接出面干预，但能否拗得过路岐，也还大成问题；退一步说，就算路岐之类不得不买周恩来的帐，表面上放过了许君箴，却派上一伙歹徒深更半夜下毒手，又怎么对付呢？追查凶手，他们会去追查他们派出的凶手吗？那可真是晚上死了算黑死，白天死了算白死……”

司徒鸣皋一席话，谈得在场三人“顿开茅塞”，觉着除了全盘仰赖他的安排外，确实别无出路。鲁顺昌临走前约定：他先回七十七基地处理公务，然后尽快回京。无论消息好坏，他都尽快写信来告知，届时再行定夺。

鲁顺昌刚走，许君箴和史蓝便离开物资站，在司徒鸣皋的货栈内又住了两三天，然后往番禺转移，并终于深夜乘船来到一座孤岛上。司徒鸣皋和驾船的汉子从船上搬下一堆生活用品，从被褥、钓具、药品、刀斧到粮食、罐头、水桶、火柴等等，应有尽有。这小岛面积不大，在水位最低时也仅有十来亩方圆，远离其他陆地，岛上草木葳蕤，水鸟众多。在阳坡上一个地形微凹之处，几十棵野树和丛生的杂草密密匝匝环抱着一座歪斜的矮木棚。

“这是一处荒废多年的渔棚。”司徒鸣皋解释道，“小岛周围水流湍急，漩涡特多，水下暗礁、沉船密布，一般船只根本不敢靠近。只有寥寥数人敢于驾着吃水极浅的木船来这里，而他们全是我的人！”

从这个黑沉沉的夜晚开始，许君箴夫妇开始了鲁滨逊式的生